

佛教三字经

无始终，无内外，
强立名，为法界，
法界性，即法身，
因不觉，号无明，
空色现，情器分，
三世间，从此生，
迷则凡，悟则圣，
真如体，须亲证。



(清)杨文会 撰

诸伟奇 点校

李霞 注译

黄山书社

佛教三字经

无始终、无内外、
强立名、为法界、
法界性、即法身、
因不觉、号无明、
空色现、清密分、
三世间、从此生、
迷则凡、悟则圣、
真如体、须亲证、



(清)杨文会 撰

诸伟奇 点校

李霞 注译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三字经 / (清)杨文会撰;诸伟奇点校;李霞注译.—合肥:
黄山书社,2008.12

ISBN 978-7-5461-0191-0

I. 佛… II. ①杨…②诸…③李… III. 佛教-通俗读物

IV. B9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5080 号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辉隆农资集团瑞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 × 1230 1/32

印 张:5

字 数:80 千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5.00 元

序

葛兆光

倒退回去一百多年，是清代的同治、光绪年间。那时，大概正是中国历史上最衰败的时候，且不说政治、军事、经济不如西洋，就连历史上一直仰仗中国的东洋也比它不过，常常要受西洋人和东洋人的气，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不如人家还罢了，可是文化上也得在人家面前俯首称臣，就更英雄气短，所以有人总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会一病如斯？怎样才能疗治中国的疾病？其中有人就从东洋和西洋的历史与现实的参照中找到了一个病因，发现了一个药方，那就是中国的衰落，在于宗教精神的萎缩，中国的振兴，则在于宗教精神的发扬。不过，西洋的基督教精神是不行的，因为信仰西洋的宗教不仅伤害中国人的民族自尊，而且那种以原罪为中心的宗教思想也不太适合中国人的宗教习惯，所以还是得在中国原有的宗教里寻找精神的内在源头，于是很多人不免一眼看中了佛教，尽管佛教说起来原本也是外来的宗教。当时著名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宋恕、夏曾佑、沈曾植都明里暗里地挪用或提倡佛教，这就使得明清以来已经很衰微的佛教在世纪之交突然兴盛起来，追根溯源，这些人中大多数都受过一个人的影响，这个人就是被称为“当代昌



明佛法第一导师”的杨文会(李息《致杨文会》,《等不等观杂录》卷六《与李澹缘书》附)。

“昌明佛法”的杨文会并不是出家的佛教僧人,而是一个在家的佛教居士,道光十七年(1837)生于安徽石台一个士绅家庭,他的父亲杨林庵中过进士,而杨文会自己虽然也读了不少书,却并没有走他父亲那样的一般文化人的科举之路,倒是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靠“办团练”、“理军事”逐渐进入了政界,被当时著名的官员曾国藩、李鸿章“以国士目之”,后来随曾纪泽等两度出使欧洲,成了当时少有的兼通中外的人物。据说,杨文会是二十七岁时开始读佛经的,不过,最初他并不太认真,直到第二年他生了一场大病,加上他的父亲去世,他才在一种哀伤的心情中沉湎于佛教经典,“一心学佛,悉废弃其向所为学”(《杨仁山居士事略》),特别是读《大乘其信论》,使他一下子被佛学所吸引,自此以后,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佛学的研读和弘传上。几十年中,他做的几件事就是:第一,广搜佛经,刻印典籍;第二,宏扬佛法,宣传佛教;第三,培养人材,开办学校。正如梅光羲所说的“今日娑婆世界,现身人世,破邪说,立正义,普救群生者,惟我师一人而已”(《等不等观杂录》卷六《与梅擷芸书》附)。在他的时代,经过他的努力,西洋的宗教学方法、东洋的唯识学佚著都传入中国,中国的一批思想家也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对佛教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和热情。后来,梁启超在《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末尾曾说,清代佛教中没有什么可以特别提起的人,只有居士中的杨文会,“得力于华严,而教人以净土,流通经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学者,什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

也”(《佛学研究十八篇》第15页)。

杨文会之所以在后半生全力投身于佛学，也许是他比他的后人更早感到宗教对于危机中的中国的意义。一方面，是佛教伦理对价值已经发生混乱的中国的精神作用，在《观未来》里就说，“支那之衰坏极矣！有志之士，热肠百转，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他认为，中国人现在就好像在梦中，“欲醒此梦，非学佛不为功”(《等不等观杂录》卷一)，因为他以他的阅历发现，“地球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人心。使人人深信善恶果报，毫发不爽。则改恶迁善之心，自然从本性发现。人人感化，便成太平之世矣”(《南洋劝业会演说》)。另一方面，是佛教思想对西洋强势文化的一种对抗作用，他曾写信给正在英国的日本学者南条文雄，托他在欧洲寻找《大乘起信论》的梵文本，又曾与李提摩太用英文合译《大乘起信论》，因为他“愿持迦文遗教，阐扬于泰西诸国”(《等不等观杂录》卷七《与笠原研寿南条文雄书》)。据说，如果能找到梵文原本证明它来历久远，能把它译成英文，就能使佛理彰明，而“此理一明，导欧美而归诸净土，易于反掌”(同上《与南条文雄书》二)，因为佛教的“出世妙道，与世俗知见相悬殊，西洋哲学家数千年来精思妙想，不能入其堂奥”。前一方面是为了自救，能不能管用且不说，至少是表现了当时忧国忧民的那一批文化人的心情，当然现在看起来有点“病急乱投医”，但那时显然是针对了很多人的心病。后一方面是为了救人，别人要不要你救也是另一回事，也许只是中国佛教信仰者的一厢情愿，但至少表明了中国人并不是什么也拿不出来的，在精神上中国人还有佛教这种比西方高明一筹的宗教，这无论如何也会使中国人在世界上



有几分自信。

治病救人要靠佛教，佛教发生影响要靠在大众中的传播普及，所以杨文会特别注意教育。他说过，振兴佛教，要“自开学堂始”，因为在当时的上层文化人看来，中国的困难就在于平民的思想太愚昧，精神太萎缩，文化人的使命就是开启民智、发起信心，他们从西洋东洋的经验里看到了办学的意义，就想，既然佛教可以完成这一使命，那么就on应该做佛教的普及教育。在佛学的研习和教育上，杨文会并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宗教信徒，他主张学习各国的长处，说“地球各国，于世间法日求进益，出世法门，亦当讲求进步”（《般若波罗蜜多会演说》四），他希望佛学的教育也能符合时代，他在《支那佛教振兴策一》中说，要复兴佛教，就要“因彼教之资，以兴彼教之学，而兼习新法，如耶稣天主教之设学课徒”，开设小学中学大学，不仅要学习佛学，而且要学习其他的知识，尤其是承担佛教振兴的人更要学习英文、梵文，“以英文而贯通华梵”（《祇洹精舍开学记》）。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基础的启蒙，正像他的晚辈朋友夏曾佑给他的信里说的，“近来国家之祸，实由全国人太不明宗教之理之故所致，非宗教之理大明，必不足以图治也”（《与夏穗卿书》附夏氏来书），所以，他要在1906年已经七十岁高龄时写下这部俗称为佛教三字经的《佛教初学课本》和注释。

用三字经的形式撰写《佛教初学课本》本来也不是杨文会的发明，他是受了明季吹万老人的《释教三字经》启发而写的，同时我们猜想，他可能还受了日本和中国两方面风气的影响。当时，日本佛教界兴办了不少学校，其教育方法也渐渐与新式学校接轨，著名佛教学者井上圆了、大内青峦、村上专

精等等都曾有过佛教普及教育的作品，后来很有名的铃木大拙的父亲在明治时代就写过《西洋三字经》，杨文会曾写信给南条文雄，请他寄一些日本佛教学校的章程来以供参考，在与日本人的交往中得到启发是很可能的；同时，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化人对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也是以通俗教育为先导的，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当时蔚为大观的白话报、通俗剧、街头演说、市井演唱，都是为了教育平民、开发民智，各地还曾出现了很多通俗易懂的普及教材。佛教要在这个时代有一席之地立住脚跟，势必也得在通俗、普及的教育上下一番功夫，把佛学看作是拯救中国精神的唯一思想源的杨文会，撰写这部《佛教初学课本》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潮流中的自然结果，尽管他对于中国前途的佛学式设计与那个时代主流并不一致。

杨文会倡导佛学的做法是和那个痛言革命呼喊科学的时代主流不一致。1911年辛亥革命前夜，杨文会以七十五岁高龄与世长辞，他的逝世正好与清王朝的终结同时，他的去世也标志了晚清佛学复兴时代的结束，不过，杨文会半生的努力，毕竟给中国思想界开创了佛学研究的新时代，也给中国佛教复兴提供了契机。在他的学生里，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居士佛学和以太虚为代表的僧侣佛教就使得中国佛学研究和佛教活动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昌盛气象和现代转型，也使得中国思想世界里一直保留了一种以东方的信仰与精神拯救民族灵魂并进一步自强不息的声音。当然，这种声音很微弱，中国思想主流也不是杨文会所希望的那种以心灵自觉为先导的佛教文化精神，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



候”，制度、法律、军事、科学、技术等有形层面的进步当然成了当务之急，佛教振兴以充当中国自强的精神源泉的想法不免有些不切实用，于是，《佛教初学课本》也自然不能如杨文会所想像的那样真正成为大众的童蒙读物，却渐渐地被人淡忘。但是，面对百年社会变化的事实，他的一些想法却常常使后来人不断思考：在物质生活需求越来越大的现代是不是需要一种清净的思想来消解个人的欲望？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是不是需要用信仰的力量来规范人群的行为？在科学战胜了迷信之后的今天是不是需要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绝对律令来整理社会的秩序？当时，杨文会希望通过佛教思想的普及，使心灵有归宿，个人有信仰，社会有秩序，“人人感化，便成太平之世”，所以他编撰了这部《佛教初学课本》，课本虽然是一部通俗的普及读物，其中却包含了杨文会在20世纪之初关于这一问题的忧虑和思考。现在，一百年快要过去，20世纪只剩下几年，杨文会的忧虑和思考是不是已经成了历史呢？这次标点重刊《佛教初学课本》，并附以新注和今译，大概并不是仅仅为了纪念这位安徽的文化名人，似乎也是把近百年前的问题再次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让人们再次认真地体会一下他在百年前的忧虑和思考。

校注说明

《佛教三字经》，又称《佛教初学课本》，清代杨文会（1837—1911）编撰。文会，字仁山，安徽石台人。他出生士绅家庭，早年广涉诗词、音韵、历算、天文、舆地及老庄之书，喜骑射击剑之术。太平军起，曾“襄办团练”，受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赏识，但却固辞不入仕途。二十七岁后，专事佛学，孜孜不倦，“日董理版筑，夜潜心佛典”，以流通梵夹、振兴佛学、普济群伦为己任，一生弘法四十余年，成为清末最有影响的佛学居士。

杨文会对近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有功至鉅（赵朴初先生语），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于1866年在南京创立了“金陵刻经处”。他组织刊刻了百万余卷佛经，其中包括自唐末业已散失的诸多经典；整理经书数十种，注疏百余卷，印刷佛像十万张。他兴办佛教教育，重视佛学人才的培养，于1907年在刻经处创办佛教学堂祇洹精舍，开设佛学、汉语、英语等课程；1910年又创办佛学研究会，每日讲经一次。通过刻经流通、办学兴教、讲经研讨，推动了中国近现代佛学的深入，培养了如欧阳竟无、太虚等佛教领袖人物，并且还先后影响了像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李叔同、马一浮等一批思想界翘楚。诚然，杨文会“中兴佛教”的愿望不可能解决当时中国的痼疾，但其披荆斩棘、万难不回的弘毅精神却深深值得后人崇敬。

杨氏主要著述有《等不等观杂录》和《杨仁山居士遗著》存



世。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编刊的《杨仁山全集》，已列为“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规划”重点项目，即将出版。

《佛教三字经》，明季吹万老人原作，敏修长老注释；清末印光法师于正文、注释均有改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杨文会因感于佛学教育之迫切，遂将是书做了重大的修改，并易名为《佛教初学课本》。该书以三字韵语的形式和简洁的诠释文字，系统而准确地阐述佛教的历史和教义，“事略而法备，言简而义周”，是一部名符其实的“佛教初学课本”。由于杨氏“遍窥三藏”，勤奋研习，又曾先后随同曾纪泽、刘瑞芬出使英、法，考察域外政治、经济和文化，并与日本佛学权威南条文雄相交莫逆，故其思想开放，对佛教各宗均有涉及，不专一派，唯善纳之。《佛教初学课本》一书体现了他的佛学观点。

一定的宗教是一定的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佛教，但在长期的传承、发展和演变中，已深深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要批判继承文化遗产，就有必要对一些重要佛教典籍加以科学的整理和研究。对《佛教三字经》的译注正是本着这一指导思想进行的。

本书除对《佛教三字经》原文原注施以标点外，又做了新注和今译；新注侧重于科学地解释佛教的教义学说和文中出现的名词术语，今译意在化艰深为浅显，准确而生动地再现原文内容。但愿读者一卷在手，可以最快捷地了解佛教简史和佛学基本常识。

本书出版倡议始于1994年，由诸伟奇校点原文原注，李霞担任今注今译，后由诸伟奇厘定全稿。卷首葛兆光先生所撰序言摇曳生姿，精义叠出，为本书增色不少。

目 录

序	葛兆光	001
校注说明		001
自 叙		001
法 界		003
释迦佛生		006
结集三藏		016
大法东来		020
十 宗		023
成实宗		025
俱舍宗		026
禅 宗		028
律 宗		047
天台宗		051
贤首宗		056
慈恩宗		065
三论宗		070
密 宗		073
净土宗		077
忏 法		085



诸 法	088
五 蕴	090
六 根	092
六 尘	093
十二处	095
十八界	096
转八识成四智	098
三 身	101
五 眼	104
六 通	106
四 谛	108
十二因缘	110
六 度	113
四无量心	115
涅槃四德	117
十 界	118
器世间	123
劝 学	133
叙述古德	137
余 韵	144

自叙

《释教三字经》者，明季吹万老人效世俗训蒙之书而作也，敏修长老为之注释，流传二百余年矣。顷者，普陀印光法师从而新之，正文改十之三，注释改十之七，原本编为两排者，改而为一排。考据精详，文辞圆润，超胜旧作。而题名之处，不将重订者列于其次，可谓坦然忘我者矣。予不揣固陋，率尔改作，与新旧二本，迥不相同。事略而法备，言简而义周。人有劝予易其名者，因名之为《佛教初学课本》云。

光绪三十二年春二月石埭杨文会仁山氏识，时年七十。

法界

无始终^①,无内外^②,强立名^③,为法界^④。

法界性^⑤,即法身^⑥,因不觉^⑦,号无明^⑧。

空色现^⑨,情器分^⑩,三世间^⑪,从此生^⑫。

迷则凡^⑬,悟则圣^⑭,真如体^⑮,须亲证^⑯。

【注释】

①原注 时劫迁流,皆是众生妄见。证道之人长劫入短劫,短劫入长劫,故知无始终也。

②原注 一尘现法界,法界入一尘,何内外之有?

③原注 本无可名,为化众生,强安名耳。

④原注 即有之空,一法不立;即空之有,万法齐彰。

今注 法界:梵文Dharmadhatu的意译。在不同的佛教经论和派别中,它有不同的含义,归纳起来有三义,一是指人们感觉和思维的对象;二是泛指各种事物;三是指现象的本源和本质,尤其指成佛之因。这里用的是第二义。

⑤原注 真妄平等,同一体性。



⑥ **原注** 十界同具，无有差别。

今注 法身：梵文 Dharmakaya 的意译，亦称“佛身”。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体现诸法之本性而成其身；二是指修得佛教一切功德和教法而成其身。此处用第一义。

⑦ **原注** 以不达一法界，故心不相应。

⑧ **原注** 忽然念起，名为无明。

今注 无明：梵文 Avidya 的意译，亦名“愚痴”，是佛教所谓“根本烦恼”之一，泛指无智，愚昧；特指不懂佛教道理的世俗认识。

⑨ **原注** 《楞严经》云：晦昧为空，空晦暗中，结暗为色。又云：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有漏微尘国，皆依空所生。

今注 空色：“空”为梵文 Śūnya 的意译，指事物体性之空幻不实或理体之空寂明净。“色”为梵文 Rūpa 的意译，相当于“物质”，但仅指具有不可入性之物质。

⑩ **原注** 有情世间、器世间，由此建立。

今注 情器：“情”指“有情世间”，“器”指“器世间”。佛教将世俗世界称为“世间”，它包括有生灭烦恼的有情众生及其生存环境，其中有情众生为“有情世间”或“众生世间”，生存环境为“器世间”或“国土世间”。

⑪ **原注** 并正觉世间，是谓三世间。

⑫ **原注** 从如来藏变为阿赖耶，从阿赖耶变起根身器界。又从转阿赖耶而显如来藏，则成正觉世间。所谓无不从此法